

春華秋實

老舍

書號 223

字數 80 千

春 華 秋 實

著 者 老 舍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15000
定價 4,600 元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內容說明

這是一部反映「五反」運動的話劇，描寫一家私營鐵工廠經理危書園家的「五毒」罪行，和工人們及參加這次運動的工作人員，對不法資本家進行的堅決鬥爭。隨着「五反」運動的勝利結束，這家鐵工廠呈現了煥然一新的蓬勃氣象，工人們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了，滿懷信心地投入生產熱潮；而不法資本家，也在這次運動中受到了一定的教育，走上新生的道路。

登場人物

張樂仁——男，二十四歲。青年團員，榮昌鐵工廠的工會主席。簡稱張。

周廷煥——男，二十七歲。榮昌廠工會副主席，兼組織委員。簡稱周。

劉常勝——男，二十三歲。榮昌廠的工人，積極分子，外號叫「大砲」，廠內工會的勞保委員。簡稱劉。

梁師傅——男，五十多歲。榮昌廠的生產委員。簡稱梁。

馬師傅——男，四十三四歲。工頭。簡稱馬。

呂斌——男，二十多歲。工人。簡稱呂。

李妻——女，二十七八歲。工人。簡稱李。

老九——男，工人。簡稱九。

老四——男，工人。簡稱四。

小王——男，工人。簡稱小。

趙山——男，工人。簡稱趙。

其他工人——若干名，可多可少。

馮二爺——男，快六十歲。在廠內打雜兒，與廠主有點親戚關係。簡稱馮。

林輝——男，四十歲。共產黨員。檢查工作組組長。簡稱林。

平淑文——女，二十一歲。在某報館資料室服務，現在參加檢查組工作。簡稱平。

檢查組其他工作人員——三五人，可多可少。

丁翼平——男，四十歲。榮昌廠的廠主。簡稱丁。

丁小蘋——女，十五歲。丁的愛女，中學生。簡稱蘋。

李定國——男，五十多歲。榮昌廠的主任會計（先生），是丁的心腹人。他從前作過私塾先生，教過丁翼平。

簡稱李。

黃慶元——男，二十七歲。丁的表弟，榮昌廠的跑外的。簡稱黃。

管清波——男，四十一二歲。隆大五金行的經理，丁的好友。簡稱管。

唐子明——男，四十歲左右。天成鐵工廠的廠主，生意不大，往往受制於丁。簡稱唐。

錢掌櫃——男，五十多歲。五金行商人。簡稱錢。

王先舟——男，三十歲。跑合的，丁的朋友。簡稱王。

常媽——女，四十多歲。管清波的『第二家庭』的女僕。簡稱常。

于大璋——男，三十三四歲。機關幹部（留用）。簡稱于。

第一幕

第一場

時：一九五一年春。某日下午。

地：榮昌廠的經理辦公室。

人：黃慶元 于大璋 李定國 馮二爺 馬師傅 梁師傅 管清波 唐子明 錢掌櫃 丁翼平 丁小蘋 張樂仁

周廷煥 劉常勝

幕啓 榮昌鐵工廠的經理辦公室，佈置得不算奢華，可是也還相當體面。大寫字台一張，是丁翼平的辦公桌，桌上有電話機、一個他自用的細瓷蓋碗和文具、文件，都齊齊整整。一套相當講究的沙發而外，還有小凳、小茶几、衣架等。壁上有大畫一幅，愛國公約一張。

兩面有門，中進院內，左通會計室。由窗內可見工廠的一角。

幕啓時台上無人，唯聞打鐵聲與馬達聲。

黃在前，于在中，李在後，談着話進來。他們在廠內剛看完訂做的水車成品。

黃（故作謙虛）于科長，您看那五十台水車，做得怎麼樣？您還滿意吧？請您多提寶貴的意見！

于（輕輕點頭，不便利發表絕對肯定的意見）也還，也還不錯吧。

李 請坐吧，于科長！

于 別那麼稱呼，我不過是個副科長。

李 不久您還不高升一步，作正科長嗎？（招呼于坐好，而後小快步跑到門口）馮二爺！馮二爺！

馮從院內答應：「來了。」同時，黃向于敬煙，並代點上。

李（向門外說）拿開水來，換換茶葉。（趕快跑回來，輕輕地搓着手）于科長，我大胆地說：您自管去找，

找遍了全北京，要找到同樣漂亮的活兒，我們榮昌廠就算丟了人！

黃 按說呢，我們不該專揀樂觀的說，叫您以為我們專會宣傳。您比我跟李先生都更專家，您看見

了，那五十台水車，每一台都比原來定的規格重着四五斤！

于 我當然看得出來。

黃 我可以代理我們丁經理這麼說：您就是告訴我們作低級一點，馬虎一點，我們也不會！榮昌廠

是北京城的老字號了！（低頭笑着，不卑不亢。）

于 這批活兒你們做得確是不壞！可就怕呀，以後……（話被黃搶去。）

黃 于科長，你自管放心！憑你一句話，我們大家都熱誠地托福！我們丁經理常說，作生意沒有不

賺錢的，可是不能主觀地胡來。我們保證，以後做的活兒要比今天您看見的更加強，更好！以

後還求您多分心照顧！

于 你們趕緊把這做好了的五十台交出去，農村裏抗旱備荒，急等水車用。

黃 這五十台馬上就送去，還沒做好的五十台加緊地做，提前完成。要是還再多做，您可早賞個信兒，我們好預備材料！

馮提水壺上，換茶葉，沏茶。

于 就那麼辦吧。（看錶，似懷疑錶不準確）局子裏還有事，我走啦！

李 剛沏上茶，您喝碗再走！

于 不喝了，忙得很！還得去開個會！

李 很對不起，丁經理沒能親自招待您！我們經理當選了工商聯的委員，現在正在工商聯開會。

于 （一邊走一邊說）丁經理既是工商聯的委員，就更可靠了！

黃 （陪着于往外走）您別怪我說，他要是品質不可靠，也當選不了工商聯的委員。

李 （送到門口）慢走！慢走！于科長！再見！

于 再見！（同黃下。）

李 （歡快地）行了！這批一百台，還許再來五百台呢！

馮 （收拾屋裏）他是幹什麼的？是個官兒吧？倒沒有多大的架子！

李 他是業務科的副科長呢！

馮 好傢伙！要攔在解放前，甭說副科長，就是來一位科員，都得把咱們鬧得暈頭轉向的！

李 哼！別再提解放前，一提起來我就打哆嗦！你記得，那時候，就憑了經理那麼大的本事，會拆賣機器零件過日子！

馮 是呀！

李 解放了，政府借給咱們款子，跟咱們訂活，廠子才又像了樣兒。

馮 哪兒去找這麼好的政府啊！

李 現在，生意越來越好，物價又穩定。

馮 啊，東邊的臭溝也填平了，電燈一年到頭老亮着，多麼好！

黃 送客回來，很興奮。

黃 李先生，他主動地吐了口話。

李 再訂五百台？

黃 也許還多點呢！

馮 那，咱們可得好好地做，好對得起人哪！

黃 忙你的去吧，二大爺！

馮 對，經理太太還叫我給買點東西去呢。（下。）

黃 經理是眞行！愣會無條件地白做五十台，一個子兒不賺！

李 第二批的五十台老丁可就（翻了翻手）……不是嗎？

黃 再來五百台，也這麼着（也翻了翻手），够全廠子吃半年的，你信不信？

李 現在，他又作了工商聯的委員，就更吃得開了！

馬師傅上。

黃 頭兒！

馬 經理還沒回來哪？

李 沒哪。來，坐一會兒。（遞煙。）

黃 對，來一根剛才招待客人的好煙。（去看錶。）

馬 （接煙，看看紙煙上的商標）哼，一肚子窩窩頭，不配吃這麼好的煙！（李已給他劃了火柴，不好不吸。）

李 怎麼，馬師傅，近來手裏又緊？省着點呀，別大手大脚地只顧今兒個，不顧明天。

馬 我一點也不大手大脚。家裏人口多，我掙的少，有什麼法兒呢？

李 馬師傅，經理囑咐過我，分外照顧着你一點。

馬 唉！經理對我可真不錯！

李 經理對誰都不錯，你可就是別聽人家挑撥。

馬 別人是冇閒話！

李 我沒猜錯吧？不用說，又是張樂仁說的！

黃 李先生，我是經理的表弟，當然不高興聽人家批評經理。可是，張樂仁是工會主席，咱們不便多得罪他。

李 是！是！

黃 馬師傅，那還沒動手的五十台水車，可得趕緊做，人家催下來了。

馬 是啊！我正要問問碎鐵什麼時候能來到，我等着用呢。經理囑咐了，頭一個五十台要做得頂好，第二個五十台得降低成本，用碎鐵做。

黃 碎鐵就來，來到就馬上做。

馬 還有，要減低成本，連樣板都得改一改，我可不敢作主。

黃 待會兒，我們跟經理請示一下，再傳達你。

馬 就那麼辦。李先生，要是方便的話，就先支給我倆錢吧。

李 下班的時候，你再來吧，頂好別叫大家看見。

馬 我知道！先生您多分心啦！

馬下，梁上。在門口相遇，沒有過話。

梁 （帶怒地）慶元！你們是怎麼一回事啊？

黃 （也沒好氣）梁師傅！怎麼啦？

梁 料又接不上啦，活兒可得趕着做！

李 料馬上到，您別着急！

梁 我不能不着急！你說料馬上到？倉庫裏有的是好鐵，爲什麼不拿出來？難道要等着壞料嗎？

黃 用什麼料，都得聽經理的交派！用不着您操心！

李 得啦，老師傅，您先幹點別的不好嗎？

梁 做活兒不作興亂抓，李先生！

外面管清波蹙蹙氣地叫：「翼平！翼平！」

黃 （急於支出梁去）有客人來了！待會兒我給您反映，還不行嗎？

李 對，先歇歇去！

梁 我要愛歇着，還不來催呢！哼！（下。）

黃、李迎出去；管、唐上。

李 管經理！唐經理！歡迎！歡迎之至！

管 李先生，還這麼咬文啞字的，啊，哈哈！

錢掌櫃稍遲了幾步，一勁地咳嗽，上來。

黃 喲！錢老掌櫃，您也來啦！

錢 （先咳嗽了一小陣）沒用了！走這麼幾步就喘不過氣來，我看我快『駕雲前往』了！

管 別那麼說呀，生意越來越好，怎麼能說洩氣話呢！

大家落坐，黃、李遞煙倒茶。

唐 丁經理呢，我們來給他道喜！

李 他到工商聯去開會，大概也快回來了。

管 抖啊！工商聯的大委員，老丁是真能鑽啊！

唐 管大哥，這年月講真本事，不靠鑽營！

錢 就是准我鑽營，當上委員，大夥兒開會，我一陣咳嗽，就得退席！我呀，完嘍！

管 老大哥，昨天你可還弄到手一筆俏生意！

錢 唉，也不能還有一口氣，就躺在棺材裏不是？（衆笑。）

院內丁喊：「小六兒，給車帶打打氣！」

黃 經理回來了！

丁 （上）喝！都來了！對不起，叫大家受等！

管 道喜！道喜！（錢、唐隨聲道喜。）

丁 多一分光榮，多一分責任。以後，還仗着大家多指教，多幫助！

管 怎麼？作了委員馬上就酸溜溜的，跟李先生一樣了？

李 我說不過您，管經理！叫經理陪着您吧，我忙我的去！失陪！失陪！（入會計室。）

管 據我看哪，你作了委員，倒該多照顧照顧我們！

丁 清波，你可要看明白，作委員是爲了給人民服務，我得盡力爲大家辦事，至少得做到對公家私人都有利。

唐 這話對！

管 別，別儘自耍官腔吧！

丁 這一點不是官腔，完全是掏心窩子的話。你就說，爲什麼咱們的生意都這麼好？還不是因爲咱們的政府好！那麼，我們怎能只顧自己，不幫着政府做點事呢？（見黃要說話）慶元，你要告訴我什麼？先說吧，說完好忙你的去。

黃 于大璋科長來過了。

丁 他看過咱們的活兒了？

黃 看過了。叫咱們趕緊把那五十台送去。他還說……（話被丁截住。）

丁 馬上送！你跟馬師傅再細細地看一遍，別叫人家檢驗出一點兒毛病來！

黃 是啦！（下。）

管 于大璋？哪個于大璋？于鈞子，斜玉旁的璋？作副科長？他還是我的親戚呢！他的二姥姥是我的……

丁 真的？那，你得求他多照應我點呀！

管 準行！你可也得照應我，別再打官話！

丁 什麼話呢，彼此照應！公、私都要照顧到！我問你，王先舟給我買了碎鐵沒有？我急等着用，管先舟很賣力氣，各處都跑到了，已經湊足了數兒！

丁 好，他爲我出力，他自己也有好處。告訴他，買到手裏的趕緊送來，再繼續收買，有多少要多少！

管 丁經理的吩咐，誰敢不遵呢！

唐 好啦，該說說咱們幹什麼來了？

錢 是啊！翼平，今天晚上我們慶祝你作了委員，大家一塊兒喝酒！

丁 那可不行！我請你們！朋友們賞臉來道喜，我難道還不該招待招待嗎？

唐 都是老朋友嘍，就別客氣了吧！晚上七點鐘在德勝館見，好不好？

管 老唐，你是堂堂鐵工廠的經理，就知道德勝館嗎？我說泰豐樓，誰愛去不去！

唐 好，好，俗語說得好：「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到無時盼有時！」

管 看你這個小氣勁！

錢 好啦，七點見，泰豐樓！我先得回去吃點咳嗽藥，好多喝點酒！（起立。）

丁 那麼，過兩天我再回請。（見大家都立起來）等一等，我還有點事跟大家商量一下。剛才呀，我在工商聯認了五十萬元抗美援朝的捐獻。這並不是因爲我是委員，所以特別地討好。我這是表現自己的一點愛國心！我們的生意、性命、財產都受着國家的保護，國家的事也就是咱們自己的

事。（拿出捐獻簿子。）

唐 丁經理，你用不着多交代。日本軍隊跟國民黨怎麼禍害咱們，我都記得。我的廠子雖然不大，我可也要盡力而為，我捐獻一十萬！（往簿上寫。）

丁 不少！要是能多一點更好！你呢，清波？

管 我？你的事我能不捧場嗎？

丁 這不是我個人的私事，是國家安危的大事！再說，自從志願軍出國，咱們的生意就更多了，不也是實話嗎？

管 我剛剛佈置了小月亮門九號的小樓，花了不少錢，手裏不寬綽！嗯，我也來一十萬！（寫）老丁，老唐，你們看明白了，錢要花在明處，你們開着鐵工廠，我可只有個小小的五金行！

丁 錢掌櫃，你老人家呢？

錢 我又要發喘，我先回家吃點藥去！吃完藥，我細細摟摟賬，再說！

管 老掌櫃，錢可是帶不到棺材裏去啊！

錢 這像話嗎？

丁 按說，您開着大五金行，這裏數您老人家手裏硬，您至少也得跟我一樣，也認五千萬！

錢 我是外強中乾。不信，你問問你嫂子去！得啦，我也不少拿，乾脆一句，五百萬！

丁 我不能強迫您，您可也要再想想去！

錢 好吧，咱們泰豐樓見。喝酒的時候可別再談這個事！

唐 七點見，丁經理！（同管、錢下。）

丁 （送至門口）待會兒見了！

李上。

李 經理，黃慶元告訴了您沒有？子科長吐了個口話，還要再多訂水車。

丁 他大概剛要說，我把話搶了過去。當着那羣人，幹嗎說咱們自己家裏的事？慶元還是不老練，沒心眼！

（馮端臉水上，放好臉盆，即收拾茶具等。）

李 剛才馬師傅說，要是省點本錢，水車的樣板可得改一改，您看怎樣？

丁 （一邊擦臉，一邊說）馮二爺，我自己收拾我的桌子，你去吧！（馮下）斟酌着辦。別太難看了就行。待會兒我親自囑咐他。

李 馬師傅手裏又不鬆通，您看可以給他加點工錢吧？他家裏人口倒是真多。

丁 不便單給他一個人加工資，招別人不願意。叫他長支着用吧，趕到有特別用錢的時候，你再偷偷地塞給他點。（自己收拾桌子。）

李 經理，您可真想得周到！（下。）

小驢跑上。